



——
晚年的孙犁先生说：“我就爱读‘繁芜’的史书。”读史中，孙犁先生又特意说：“余晚年阅读史书，多注意文士传记。”《范晔传》，便是这样的文士传记。范晔著有《后汉书》，此书颇受后人推崇，成为二十四史之一。1989年，孙犁先生写了一篇《读宋书·范晔传》。

在这篇读书笔记中，孙犁先生写了范晔这样一件事：当时有个叫孔照先的人，有谋反之意，想从挑拨皇家兄弟之间的矛盾入手，寻找帮手，物色人选，找到范晔，先投其所好，与范晔赌博，故意输给范晔很多财宝，然后引范晔陷入官斗的漩涡。不想，被同时参与谋反的一个叫徐湛之的出卖，范晔被捕入狱，最后以死，只有48岁。作为文士，命运结局很悲惨。

对于范晔，当时的人，有过这样的评价：皇帝说他“意难厌满”；徐湛之说他“富贵情深”；范晔的哥哥说他“此儿近利，终破我家”。孙犁先生的评价是对徐湛之和皇帝评价之语的进一步解读。他说：“古人读书写作，是为了做官，也就是为求富贵荣华。”“做官即富贵，此情一深，文思即淡矣。”又说：“凡是‘富贵情深’的人，大多‘意难厌满’。他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没有限度的，是要步步高升的。”针对范晔，孙犁先生拔出萝卜带出泥，进一步指出“文革”中出现的两个人，也是这样的两个文士，并说：“他们绝不

是历史的最后一例……这样的文人，此伏彼起，层出不穷。”

孙犁先生没有对范晔哥哥的评价进行解读，其实，范晔哥哥所言范晔“近利”才是其“富贵情深”“意难厌满”之心理诱因，是这类文士的软骨，如果范晔不是最初禁不住孔照先财宝的诱惑，不至于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而最后被杀头。

孙犁先生也没有再说出卖范晔的那位徐湛之。徐后来参与宋文帝废太子，太子发现宋文帝的意图，发动政变，先发制人，杀了宋文帝和徐湛之。徐湛之死时年仅44岁，比范晔死时年龄还小了四岁。告密而出卖人者，也都没有好下场。

——
孙犁先生生前最后一部书《曲终集》中，这样读史的文章占有相当的比重，足见其对这类文字的钟情与重视。其中有一组十六篇《耕堂读书随笔》，九篇是读《后汉书》。《后汉书》里有一则《冯衍传》，读《冯衍传》的这篇随笔，有个副标题《一个文过其实的人》。孙犁先生先援引传中说冯衍“幼有奇才，年九岁，能诵诗，至二十而博通群书”之语，如此奇才，始终得不到皇上的待见。然后设问，其因如何？

孙犁先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说了冯衍的一则事例：“他说古代有个故事：有人挑逗两个女子，长者骂他，幼者顺从。他选了长者为妻。他以为皇帝用人，也应该这样，

重读孙犁

肖复兴

不要摒弃反对过自己的人。”孙犁先生说：“这个想法太浪漫了。”所以，光武、显宗两朝皇帝都不用他。《后汉书》中说他“文过其实，遂废于家”。

这是文人读史，愿意以生活细节观照史中之人。细节与结果之间，留有相当大的空间与空白，需要填充。不过，从中可以看出这样一点，即一生梦想为官的文人长处之“文”，常会在皇帝那里“文过其实”，甚者“一文不值”。文与权，士与官；文人的浪漫主义，和皇帝的实用主义，并不是一码子事。文人要想在皇帝那里得到“烟儿抽”，需要拿捏这两者的火候，显然冯衍欠这个火候。

孙犁先生指出，冯衍的“文过其实”，根子在于他的为人，“言行不一，文实相违”。这个“文实相违”，要比“文过其实”严重多了，却是很多文人难以剔除的软肋。孙犁先生说冯衍“一方面，在言志时，反复申述：‘游精神于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处清静以养志兮，实吾心之所乐。’一方面，又不安于贫贱，向皇帝求情不得，又频频给权贵上书，请求支援，帮他找个官位。言辞卑微，和文章大相径庭”。

文章最后，孙犁先生说冯衍而旁涉现实，写了这样一笔：“念了若干年书，又被人称作‘奇才’，也是不甘清苦的。他会看到比他得志的人，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住的什么，坐的什么。为什么他能这样，我就不能呢？他是怎样得到的呢？我不会学习着来试试吗？于是冯衍之所为，就无须责怪了。”这一笔，见孙犁先生的老到，绵里藏针，看似

宽容，实则讽喻。

三

孙犁先生读《旧唐书》，记录了其中《文苑传》载唐诗人宋之问一则逸事：说是武则天到洛阳龙门，令随从下官当场作诗比赛，得胜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的诗先作成，武则天便把锦袍赐给了东方虬。之后，宋之问的诗作了出来，“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这个“夺”字，很是醒目。已经将锦袍奖给他人，转瞬之间，竟然可以一把夺过来，再奖给另一个。这在世界任何一个发奖会，都是罕见的一幕。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还快。

孙犁先生对此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其实，她对文人学士，也并没有什么好感。例如前面记的赠锦袍一事吧，就是拿两个文士开心。她是在举行诗歌大赛，发的是实物奖。她是皇帝，多预备几件锦袍，把得奖面扩大一些，或一年举行一次，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获得这一荣誉，并不费什么，更用不着请别人赞助。她却夺一个给一个。被夺的当场无趣。得奖的，自己或以为荣，有识者或以为耻。”

孙犁先生说的这个“为荣”与“为耻”，很有意思。他将宋之问和同载《文苑传》的同代诗人陈子昂，做了这样简明扼要的对比：“陈子昂，宋之问同事武则天，为后人所讥，然情况甚不一样。其主要区别为：陈在做官过程中，言行正大；宋言行谄媚，且告发自贻，出卖朋友，市井所不忍为。”严肃指出文人的“荣”与“耻”，并不限于陈来，而旁涉现实。孙犁先生在文章后面说：“后来也有皇后、皇太后，想向她学习，诛杀勋旧，提拔心腹。但成功的少，失败的多。也有人用诗文赞颂，都像一场幻梦过去了。得到锦袍的，只好收起，不再穿着了。”

这个“得到锦袍的，只好收起，不再穿着了”，有弦外之音。孙犁先生曾经说自己写这类读书文字时，常会“每每涉及当前情况，则为鄙人故习，明知其不可，而不易改变者也”。却恰恰是这样的“故习”，让孙犁先生这类读史的文字耐读而别有韵味。

谨以此小文三札，纪念孙犁先生逝世二十三年。

2025年6月25日写于北京

情调，多用于形容人的生活方式、行为举止等方面，强调其中所呈现的情感色彩、氛围和品位。毛校长这里强调的是人的性格、风格与追求。有情调的人，乐观、幽默、风趣、豁达，善解人意，阳光开朗，能提供一定的情绪价值，大家都愿意和他在一起。缺乏情调的人，则往往显得生硬、干巴，面无表情，语言枯燥，做事死板，生活无趣，就像《红楼梦》里的贾政，不苟言笑，一本正经，谁和他在一起都会很难受。

古今以来，那些杰出人物，大都是“三情”兼备，样样精彩。如果要举例的话，古人有苏东坡，爱民恤民是情怀，修苏堤、办赈灾不遗余力；诗书画是情趣，一词两赋名扬天下；乐观风趣是情调，笑口常开，被林语堂称为是“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近人有林徽因，爱国报国是情怀，保护古建筑，设计国徽全力以赴；诗文是情趣，诗歌清新婉约，散文美丽惊艳；谈笑风生是情调，“太太客厅”里皆是一时名流，无不被她的妙语连珠、见地不凡所折服。

今人有袁隆平。爱国爱民是情怀，终生奋斗目标就是让老百姓吃饱肚子；拉小提琴是情趣，能拉《梁祝》，也能拉《二泉映月》，如泣如诉；聊天是情调，常和青年人一起娱乐、嬉戏，既是交流，也是休息。

人生在世，“三情”缺一不可，当然也须分清主次。情怀最重要，因而要主打情怀，以情怀打底，这样，站位的高度就有了，做事的动力就有了，成功的大门也就打开了；辅之以情趣，以情趣助兴，这样我们就会发自内心地喜欢自己从事的事业，心情愉悦地去奋斗拼搏；最后再以情调来锦上添花，劳逸结合，有张有弛，丰富多彩，欢歌笑语，把日子过成优美的诗歌，过成梦幻般的童话。



情怀 情趣 情调

陈鲁民

近日，深圳大学校长毛军发院士在2025年学生毕业典礼上，送给毕业生每人一把露荷椅作为留念，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衷心希望毕业生们要“敢坐敢为”，与“三情”同行，“敢为得有情怀，敢坐是一种情趣，敢坐又敢为说明很有情调”。

情怀，可以理解为带有某种感情的心境，是一个人对某物或某人抱有的怀念、留恋、感慨等情感状态。譬如家国情怀，乡土情怀，职业情怀，民众情怀。一个人有了情怀，站位就高了，眼光就远了，魄力就大了，就有担当、有境界了，就不会被种种困难挫折压倒，就不会纠结于鸡虫得失而失去底线，就会敢想敢为，自强不息。若能这样坚持下去，始终不忘初心，建功立业，人生辉煌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情趣，指性情、志趣、意趣。情趣有高雅、低俗之分。高雅情趣是科学、文明、向上的情趣。它符合现代科学和文明的要求，也符合社会道德和法律的要求。它体现了一个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健康的心理。反之，庸俗情趣是平庸庸俗、不高尚的情趣，它会使人意志动摇，经受不住不良诱惑，贪图安逸享乐，不思进取，精神颓废，不利于身心健康，甚至有可能走向犯罪。

夏日的绿，是饱蘸了阳光的，浓烈地涂抹在天地之间，带着诗意，带着朝气，带着季节赋予夏绿的独特之美。

阳光仿如一支灵动的画笔，用最饱满的激情，在蓝得透亮的信纸上写下炽热的告白。这情书不是写在纸上，而是烙在每一寸空气里，连风都带着绿的温情。每一道光都是滚烫的字符，每一片树荫都是温柔的逗点，将这个季节最热烈的心事娓娓道来。

家乡的北山被厚厚一层绿色笼罩。树上的叶子开始了成长的冲刺，绿油油的，亮闪闪的，一片陪伴着一片，一层遮盖着一层，一枝叠着一枝，一棵灿烂着一棵，如绿色的火焰在燃烧。绿团，绿块，绿带，绿海，不由分说地亮着你的眼。当你凝视它们时，仿佛就会幻化成绿色火焰中的那一片，和它们一起跳跃，一起翻涌。这火焰一重又一重，层次分明，种类极为丰富，几乎囊括了天下所有的绿，翠绿给人以赏心悦目，墨绿给人以淡泊宁静，蓝绿给人以睿智深刻，浅绿给人以恬静轻快，嫩绿给人以生命的激情，而流动的绿，生长的绿，可以滴落下来的绿，就是绿的乐章，季节的惊掠，生命的赞歌。耳朵里，远一声近一声的鸟鸣，像在人心上安了弦，每弹拨一下，就婉转一回。阳光将每片叶子都镀上釉彩。层层叠叠的绿叶将天空割裂成无数碎片，偶尔一阵风过，那些碎片便晃动起来，像一池被搅乱的碧水。银杏树的叶子犹如一把把小绿扇挂在树枝上，沙沙作响，好像风铃般清脆。芭蕉叶宽大的叶面似要接住每一缕光线。大樟树的绿荫下自成天地，连影子都浸着浓稠的绿意，叶的间隙漏下细碎的光斑，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跳动着，宛如顽童撒落的金币。

碧绿水绿如蓝。宝石色的芦苇已经长得比人还高了，弯腰的弧度恰好接住阳光的韵脚，有几株长得特别

燃烧的夏绿

汪翔

似绿色的雪。

站在拱桥上，天空的蓝，云朵的白，树木的绿，都在水中交融。水底的鹅卵石清晰可见，圆润光滑，像是被岁月打磨过的文字。一群姑娘来到鱼鳞坝，水底立刻浮起一朵朵碧莲。她们笑着，捧起了水，像抖落一片片花瓣，水面荡起层层涟漪。几只头上长着彩色羽毛的水鸟在水中游来游去，嬉戏觅食。数不清的蜻蜓，浅紫、靛蓝、深红、青绿，各种颜色都有，飞上飞下，不时点着水面，这分明是季节在挥毫，以光为墨，借风运笔，写就一封绿意盈盈的情书，绘就一幅流动的水彩画……

田野绿意葱茏。农田灌满了水，宛如一面面绿镜子，庄稼人赤脚踩进去，淤泥立刻从趾缝里涌出，咕嘟咕嘟冒着气泡。阳光都被水稻挤扁了，只好从缝隙中穿过。一阵微风拂过，绿浪一波接着一波涌向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抗战文艺回眸

40年前的一部电视连续剧，现在依然为人津津乐道，人物的表情、经典的对白，都能清晰地回想起来。1985年播出，由张孟良同名小说改编，天津电视台拍摄的抗日题材电视连续剧《血溅津门》，相信和我同龄以及比我年长者一定都会记忆犹新。

当年，我与伙伴们散学归来，背着书包，或勾肩搭背，或互相追逐，一路奔跑，兴奋之中不由自主地开口即唱——“海河掀巨浪，怒火燃胸膛，津门儿女驰骋在疆场上，神出鬼没，机智顽强，深入敌穴打豺狼……”我们很快便进入角色，进入情绪，几乎达到忘我之境，以至余音在知天命之年还如在耳畔。后来才知道，那首经典主题曲的名字是《我们是敌后抗日的武装》。

那一年，正值抗战胜利40周年，一些参加过抗战的老同志还都健在。那时中日围棋擂台赛激战正酣，民族自信心空前增长，崭新的历史也在前进之中。那也是电视剧的黄金时代，电视的视觉效果比小说的原始文字更具推广效应，可以扩大普及程度。

这部小说原著一度也曾“洛阳纸贵”，它于1981年10月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一版一印就达到十七万册，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如一颗“文化炸弹”震动了津门。我还存有1982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六本连环画，虽然多年不曾翻阅，但是印象犹深，每一集的名字还依稀记得，又经核查，它们是《声东击西》《大闹天津卫》《威震敌胆》《夜探敌情》《智劫粮台》《巧炸敌仓库》。重新翻检，每一集的封面和名字都似曾相识，如久别重逢一般。这些连环画虽是静态画面，但是每一集的题目都含有一个动词，因而动感充沛，想想就觉得惊心动魄。其实我至今也没有完整地读过小说原著，但因对电视剧和连环画很熟悉，故而那些人物在我的脑海里早已活了。王莹饰演的郝明，路希饰演的袁文会，金书贵饰演的郭运起……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曾深入人心。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的内容充满天津元素，是天津地域抗战相关作品的代表之作。尤其电视剧的表现更可谓是津味十足，天津人、天津事、天津话，浓浓的乡情，满满的斗志！在民族情绪提振之余，也让天津的老少爷儿们为此自豪自傲。

《血溅津门》原名《津郊武工队》，其创作的初衷是表现天津城市外圈的抗战故事，其写作过程更是一波三折，后来逐步加入天津城区斗争内容，这也使得作品反而更为丰富多彩。张孟良在后记中提到，这部书得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原在冀中八分区和天津市内工作过的老同志们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佟泽民、冯景泉等同志，提供了不少原始材料。冯景泉是河北省大城县人，因排行在三故又名冯三，他是郝明的人物原型。冯三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抗日史料中也有记载，但相对比较零散。他是津郊抗日武装中闻名遐迩的津南支队的一员，正如电视剧主题歌所唱的，“神出鬼没，机智顽强”，给予他英雄的化身、形成完整故事、发展成为文学作品的，还是拜《血溅津门》所赐。

而作家张孟良也出身于抗日游击队，他1942年参军，后来又长期在军队工作，军旅生涯锻造了这位作家，也给了他创作的源泉，他后来又创作了《血溅津门》的续集《沽城荡寇》和另外一部长篇小说《洼淀烽烟》，一看便知都与天津抗战有关。其实这位作家早已成名，他在195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儿女风尘记》发行100多万册，在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成为朱德委员长向全国推荐的十二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这部小说也是我了解张孟良的初始，我最早是从电台广播中听到的，由此知道了一个叫“小马”的苦难少年，知道了他在被破家亡亡之后又被送到救济院，最终逃出魔窟投奔八路军抗日队伍的故事。这部小说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也是我最早读过的小说之一。张孟良在1964年还曾出版过一部名为《三辈儿》的小说，也是写在抗战时期，写被压迫的长工与地主恶霸斗争、最终参加八路军的故事。这些小说应该有其他自身的经验和经历，其作品中最为主要的元素就是抗日与天津。

我虽知道张孟良是静海人，但是听说他在廊坊离休，虽也曾萌生过拜访的念头，并和与他相识的文友提及，但终究没有付诸行动，因而缘慳一面。我后来才得知，他长年居住在运河之畔的老家义渡口村，勤勉写作于此，晚年亦居于此。很遗憾，我错过了和一位从战火中走出并为天津的抗日文学作出独特贡献的老作家倾诉衷肠的机会。

远方。田埂之上，野花缤纷，红黄紫白交织，璀璨夺目。蜜蜂嗡嗡地忙碌着，后腿沾满花粉，恰似戴着毛茸茸的金色护膝。瓜藤肆意蔓延，西瓜早熟透了，一个小男孩儿蹲在垄上啃西瓜，目光盯着正在田野追逐嬉戏的几个孩童，一边嘻嘻笑着，眼眸映着整个夏日的灿烂。一位老人直起腰，用草帽为孙子扇风，草叶的沙声里，藏着最朴实的清凉。孩子们的欢叫惊起几只白鹭，雪白的翅膀掠过绿浪，像几页被风掀起的信笺。他们跑过的地方，蚂蚱四散，蜻蜓乱飞，蝴蝶乱舞，被踏乱的野草转眼又挺直了“腰杆”。绿荫里布谷鸟在欢唱，蝉儿连续不断地高歌，草丛里蝈蝈在演奏。在绿意浓浓的田野，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变成了一个绿色的音符，在演奏夏之绿的乐章，一切生灵都在演唱——夏之绿的歌谣。站在田野间，深吸一口气，感觉连呼吸都染上了绿意，人也变绿了，变成了一个绿精灵，抑或，一粒绿尘埃。不禁遐想，若是能将这绿色封存，待寒冬时节开启，该是怎样的慰藉。

夏绿是有生命的，它在生长，在蔓延，在每一个角落燃烧。这火焰不灼人，反而让人振奋，让人豪情满怀。夏绿是澎湃的动力源泉，蕴藏着怒放的力量，绽放着四季中最热烈亦最纯澈、最蓬勃亦最静美的光彩。这绿色将在不同的季节继续生长，变换着姿态，却永远保持着生命的本色。

满庭芳

第五三六七期

解读山水（五）

扬州一日

李昱坤



有梅花，最堪相伴忠魂英灵。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果然，自梅花岭返回的路上，月光把远景映照成了一幅黑白版画。

第二天一早，唯一想奔去的胜景，只有瘦西湖了。因时间紧迫，便只能乘这里独特的画舫匆匆一游了。乘了此舫，就如乘过威尼斯的黑色贡多拉一样，终生难忘。

一城独得三水之力，别处不曾见。大运河穿越城的东东北三面，连长江、接淮河，挹江控淮。瘦西湖由此天下无双。

瘦西湖最为特别之处，在于它融南秀北雄为一体。“十余家之园亭合而为一，联络至山，气势俱贯。”一路下来，御马头、长堤、徐园、小金山、五亭桥、鬼庄、白塔等名胜，尽收眼底。其实，经典的景点之处，在我的记忆里，毫不陌生。三四十年前，在父亲自上世纪50年代留存的一本日记本缎面上及其插图里，已偶窥到了瘦西湖的无与伦比。

今我来矣，惊异之处在于，与北京颐和园万寿山之阴的苏州街略不同之处，这里的湖区是利用桥、岛、堤、岸来划分的，这就轻易使得原本狭长的湖面，形成了层次分明、曲折多变的水园林景观。多年前见过一个卡片，全国的西湖有三四十处之多，这多是源于方位所命名。独这里的西湖曰“瘦”，何以如此？其实因湖的窈窕，便可归纳出结论，既可以看出长湖纤细，更能看出湖体的清俏绰约，美得令人惊叹。我在暗香流水中，随画舫轻荡，看玉桥卧波，依次经过一路楼台亭阁，此不是仙境，还能如何界定！

画舫行得很慢，时间却在分分秒秒催迫着我们，虽是美景无边，目不暇接，但还是忍不住对摇桨的船工说：“师傅，能不能再快一点？”船工定睛瞅瞅我们，满脸透出了对我们不解美景的懊恼。

下船时，船工向我们招了招手，礼貌地说道：“欢迎再来！”我没有接腔，其实已在心底里忙不迭地答应过了。

